

本年度最值得关注的校园青春文学



2

# 那小子真坏

Na Xiao Zi Zhen huai

周之宇 / 主编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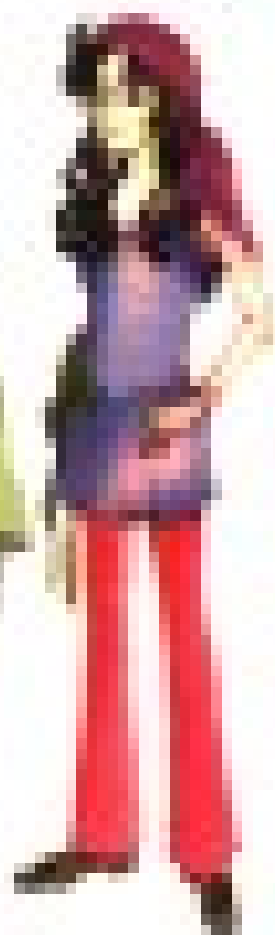
郭

小

子

真

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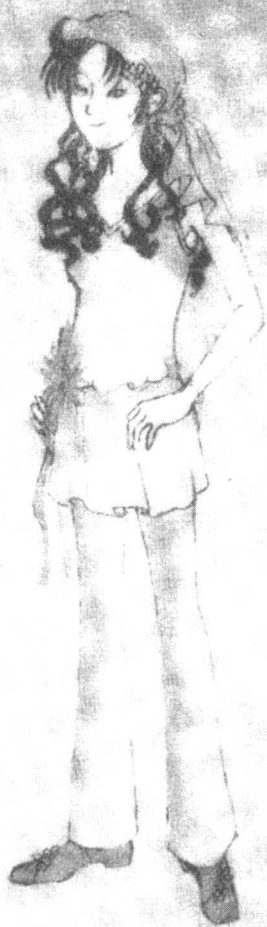

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本年度最值得关注的校园青春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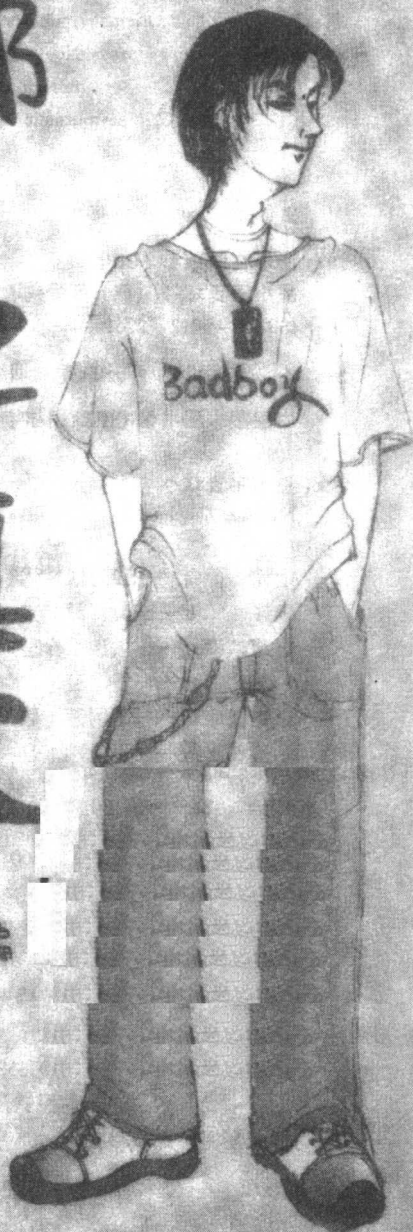
工 312.645  
26

2



# 那小子真坏

Na Xiao Zi Zhen Huai



周冬宇 / 主编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Copyright © 2003 by Gui, Yeo - Ni  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orea Hwangmae Publishing Co.  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wangmae Publishing Co.  
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., Seoul.  
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© 2004, by World Affairs Press  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01-2003-295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小子真坏.2/(韩)可爱淘著;黄黄译. —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2004.4  
ISBN 7-5012-2261-4

I.那… II.①可…②黄… III.长篇小说-韩国-现代 IV.1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16532号

那小子真坏 2

Naxiaozi Zhenhuai 2

- ◎作 者——〔韩〕可爱陶
- ◎译 者——黄 黄
- ◎装帧设计——大象工作室
- ◎策 划——王 立
- ◎责任编辑——王月芳 唐 浒 于家渤
- ◎责任出版——王勇刚 赵 玥
- ◎出版发行——当代世界出版社

北京市复兴路4号(010)83908408 83908409

邮编:100860

- ◎经 销——新华书店
- ◎印 刷——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- ◎开本印张——880×1168 1/32 9印张 230千字 4插页
- ◎版 次——200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- ◎定 价——23.80元
- ◎盗版举报电话——(010)65265950 65275358

对提供盗版线索并协助调查的人,我社将给予奖励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梦

是那样的甜  
在想靓妹！



*Yoshio*  
*Saitama*  
You became the "Good" Guy!

狂

小子，不知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



梦

在耐心的等待！



*Yukari  
Kasuki*

*Dear My first Lady.*

她

是多么的单纯、多么可爱！







1

## 1

成长的道路需要自己去走,没有人告诉你长大的标准。

经过一次蜕化,一次痛苦的蜕化,你最终会长大,这很残酷,不是吗?

悠悠岁月,它已系着沉重的镣铐踏歌而行。冬天静静溜走,少年的忧郁也似雪花般纷纷飘落。

我愿你为人永远美好,善良、让人觉着亲切。

你会唱这首歌吗? ——

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

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脚

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口  
你不能这样做

我有一点无聊有一点寂寞  
但我有一个念头要报给你们说  
我已经 20 多生活还不愁  
但我有一个念头你们还没有听说

哗……叭啦啦  
哗……叭剥列  
哗……叭剥列  
哗哗叭贝剥

2

……唉~,为什么偏偏是这首歌?歌曲的节奏明朗快捷,我的心情却恰恰相反,谁又能真的那么放得下呢!谁又能真的那么无动于衷呢!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沮丧与意外。

千穗睁眼,惊醒 O\_O,是在滂雨砸落于玻璃窗上的哗啦哗啦声中。

她还没完全清醒,只是懒洋洋地伸手往床头摸索,熟练地把时钟拿到眼前一瞥,六点一刻。她拉了拉棉被,打算睡个回笼觉,却怎么也合不上眼睛。

落地窗外的倾盆大雨很轻易地流泻在整座城市的所有屋顶,仿佛想把大地吞没。千穗躺在被窝里,目光呆滞地盯着窗外被雨水摧残得可怜兮兮的山茶花,心想,在这座城市里,究竟还有几个像她一样空虚难耐的灵魂?如果有,那又是怎样程度的无聊呢?

数不清多少次了,她觉得死去比活着还有意思。从小,她是亲戚间同声赞赏的对象,更是父母炫耀的宝藏。然而,每当她在

成绩单上看见相同的名次，她竟有股莫名的感觉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同理可证，她痛恨每天的曙光，看着一天又一天一成不变的时间流逝，更觉得自己宛如行尸走肉。

又一个度日如年的一天开始，千穗望着灰蒙蒙的窗外，露出无限哀伤的苦笑，无奈地起床梳洗。

第一堂数学课刚下课，班长喊注意的口令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拦住每位同学的去路：“同学，有带选组调查单的人麻烦现在交过来。最后期限是后天，要记得交喔！”

千穗看着活页夹里那张家长早已签了名的调查单，父母意见栏不偏不倚地在第三类组画上勾，然而学生意愿那三格，只被千穗用铅笔茫然地画上三个问号。她始终下不了决定。

叹了口气，千穗想起下一堂是体育课，她要去图书馆打工，于是径自脱离班上同学的嬉闹，踏上刚下过雨的柏油路面，手中折叠雨伞的吊圈牢牢地被她套在食指上顽皮地表演空中飞人。而那把伞就像现在的千穗，尽管蓄势待发，却没有往前跳的勇气。

推开图书馆的铝门，凉飕飕的冷气不再使她心浮气躁，但她却被柜台的景象给吓傻了，在柜台前原本堆积如山的书籍，竟然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只有说不出的清爽整齐。

是谁有这样的通天本领？

千穗暗自纳闷，静静环顾四周，索性往藏书柜走去，顺便一排排地查看，那位好心的天使有没有把书放错什么的。她像是在参观故宫文物似的，一格一格地查看着，书本不仅没有分类错误，还依高矮整理得井井有条，令陈旧的书架有焕然一新的气息。

千穗惊喜极了，更迫切地想知道，究竟是谁整理的？

走向哲学书系，一个清瘦的身影映入眼帘，一个戴银框眼镜的男孩，正站在椅子上，手中拿了几本书，像在整理架上的书，



将书本依序排列着。仔细端详男孩的侧脸轮廓，看不出有一丝的不耐或焦躁。

“哎。”男孩看见千穗走来，脸上没有透出惊讶，只是点点头。

“这些书都是你排的吗？”千穗清灵的双眼瞪得更大了。

“是啊！-\_-^”男孩的表情略转腼腆，随即体贴地询问，“找不到书是不是？我这边还有几本，你看看吧！”说完便要递书给千穗。

“不是不是。”千穗受宠若惊，连忙摇头，“我是在这里打工的，我来谢谢你。”

“哦！这样啊……-\_-^”男孩若有所思地笑了笑，“我高一曾在这打工过。我叫智银圣。”他把绣在制服胸口上的名字亮给千穗看，笑容里漾着与千穗同龄男孩中找不到的稳重和斯文。

“你应该高三了吧？怎么还有空来图书馆？”

4 “我考上推甄了。最近听说图书馆的图书系统出了问题，又看到这么多书没整理，所以，反正是举手之劳嘛！”智银圣依然微笑，“你是不是好一阵子没有整理书了？”

“因为：-<……因为上星期考试……”千穗愧疚地低下头。

“没有关系，我不都做完了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千穗觉得好糗，一直不敢正视银圣。

“呵：-<……对了，你叫什么？”银圣很善解人意地化解了这种尴尬。

“韩千穗。”她把口袋里的学生证拿到银圣眼前晃了晃。

“幸会了，千穗。”银圣微微颌首示意。

“彼此彼此。”=\_=

千穗漫不经心地将视线源向窗外，雨又开始下了。她看着渐渐离开柜台的银圣，口中喃喃地重复他的名字，银圣、银圣，天究

竟什么时候才会放晴啊？——

## 2

自从银圣出现之后，图书馆不再空荡寂静。健谈的银圣总喜欢找千穗聊天，原本希望能安静读书的千穗，见银圣态度这么诚恳，也义不容辞地舍命陪君子了。

才短短两天时间，千穗的个性渐渐开朗起来，至少脸上的笑容比往常出现的更为频繁，两个人虽说不上投缘，但在千穗内心深处，并不希望那张温文儒雅的笑容冷了场。

面对开朗的银圣，她第一次体验到雨季里一股难得的蓬勃朝气，原来雨天也可以这样丰富多彩。因为银圣，她开始接触张雨生的音乐，她觉得自己遇见银圣就像《自由歌》里所写的，仿佛过去十六年被拘束的灵魂，正正急欲跳脱、解放、觉醒……

银圣坐在柜台时，喜欢看着隔一尺远的千穗，而她总是埋首于书本间，银圣喜欢她这股脱俗的恬静，偶尔她握笔的手会随着音乐的节奏摆动，不失属于少女的俏皮。当千穗有意无意地抬头，他才会恋恋不舍地把视线移开，他喜欢偷偷看她的感觉，他知道这样很冒失，然而这习惯像上瘾一般，怎么也摆脱不了。

“千穗。”这几天来，银圣已经习惯这样叫她。

“啊？！——”当然，千穗已经有好几次被这声千穗叫得脸红心跳，毕竟除了老师或家人，她还没有被其他男生这样叫过。

银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仿佛在犹榨着什么，然后才缓缓地问：“你知道离天堂最近的苦离在哪吗？”

“呢：—<……”千穗觉得这样的问题有点儿无厘头，她不知道银圣为什么要这样问，只好本能地在脑海里寻找答案，直觉地指向天空说，“是那里吧？”她知道答案没那么简单，却还是回答了。

“不对。”

果然错了。千穗的双颊这会儿又红了起来。

“离天堂最近的地方……”银圣的声音似乎在颤抖，只见他缓缓地将手指指向左胸前，“在这儿。”

“这里？为什么？”人家说女人心是海底针，看来银圣心思复杂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女孩。

“因为这里……能够喜欢人……”银圣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，他深深地凝视着千穗惊惶失措的眼睛，盼望她能知道些什么。

“那……”千穗虽然得到银圣的答案，却一知半解，对银圣所谓天堂的概念更模糊了，她偏着头左思右想，就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。

“那，学长，你今天喜欢上人了？”千穗很想这样问，却中途打住。她觉得这样问问题似乎太冒失了，尤其是她一接触到银圣的眼睛，便觉得胸膛间有着什么在扩张、在鼓动，她怕自己随时会失控，在这方面她总是谨言慎行。

“怎么又停了？不是要说什么吗？”银圣的话语中透着一丝期待。

“我……我想，学长你会这样问我，就表示你会继续解释下去，我如果问错问题，不就害你下不了台了吗？所以，学长你先请吧！”

千穗的理直气壮，反而让银圣大吃一惊，他一方面惊讶于千穗的辩才，另一方面则不知该责怪千穗迟钝，还是该称赞千穗太善解人意了。

“呵……”银圣只是苦笑一笑，“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别只顾着读书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偶尔谈个恋爱，其实是很有意思的。看你读得那么拼命，都快变书呆子了！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千穗松了口气，却不知道刚刚紧张的情绪从何而来。“我想，该来的一定会来。不该来的，怎么强求也没有用吧？”



“或许吧……”银圣漫不经心。

“-O-！啊！-\_-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上课去啰！拜拜。”

“拜。”银圣目送千穗飞奔离去的背影，他仿佛看见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，消失在广阔的天际中，一股想保护她的冲动油然而生。他有些失落，事实上，他很喜欢千穗能够反问他是不是喜欢了谁，然后趁势对千穗告白，然而千穗却在无意间跳开了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区氛。

“踢铁板啰！”千穗刚走，在二楼阅览室的楼梯口传来一个讥讽的声音，但这无伤大雅。说话的是一个身穿校服球衣的男孩。

“你是背后灵啊！-\_-`净站在那里偷听。”银圣说。

“不是我爱说你，你直接一点好不好？什么离天堂最近的距离？人家学妹说不定以为你要自杀咧！”

“我哪有，我就是说不出来啊！-\_-”银圣叹气，“我怕吓到她，而且我认识她才几天耶！还好她现在只热衷功课，要不然就更棘手了。”

“你说的这什么话？”男孩索性抱起胸来，“你要知道，现在已经四月多，六月我们就要毕业了耶！难道说没情敌，你就要撑到毕业吗？长距离恋爱很辛苦！”

“长距离：- <……”银圣咬了咬下唇，“她会不会喜欢我都是个问题呢！”

“所以，我才说你要快一点，学妹长得漂亮，成绩又好，换作是别人早就被追走了！”男孩拍拍银圣的肩膀，“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是近水楼台，如果还得不到月亮，不就太漏气了吗？这两个月好好把握啦！矜持是女生的专利，男生也跟着矜持，是追不到女朋友的喽！”

“或许吧……”银圣呆呆地望着千穗方才消失的方向，喃喃地说道。

窗外的雨声不断，上作文课的教室里显得格外安静，只有同学偶尔互相参考文章内容的窃窃私语。从小被作文班训练出来

的千穗，很快就解决了令其他同学头大的难题，看起自己的书来。

才摊开语文课本，她立刻想到今天是选组的最后期限。于是把手伸进书包里，把那张单子摸了出来摊在桌上。接着煞有其事地将那三个淡淡的问号擦干净，握着原珠笔的右手搁在表格上空，想起了和银圣的对话：

“对了，千穗，你们选组了没？”

“最近在选。”


“哦？那你选哪一组？”

“我……”千穗吞吞吐吐了老半天，才很不好意思地说，“我下不了决心……：-<

“哦？有什么困难吗？”银圣很热心地询问。

“事实上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想到自己以后要做什么。”

8 “是这样吗？”银圣托着下巴，面容有些严肃，仿佛是自己遇上了这样的难题。良久，他问，“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科目？或是成绩比较突出的科目？”



“每一科都差不多，也没有特别有兴趣的。”千穗想也不想地摇头，从小到大，这问题已经问了不下百次了。

“学长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

“可以啊！-\_-客气什么呢？”

“学长推甄上什么专业？”

“电机，怎么了吗？”

“那，学长在我这个时候，为什么要选第二类组呢？”

“嗯……因为我怕解剖啊！-\_-~”银圣也是想都不想就脱口说出，有点腼腆地搔搔头，“没有啦！只是因为我不喜欢生物。”

“就、就只有这样……？”千穗不敢相信，这么重大的决定，原因竟然只有这么一个。

“我喜欢的是明确的科学定理，不是模棱两可的推敲。物理和化学的答案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我可以用自己的观念很轻



易地判断。可是史地不同,历史的解释可以无限延伸,除非时光机发明了,要不然永远也争论不完啊!——

“文科、理科……真的差这么多啊?”千穗的心里虽然还很迷惘,不过她已经不再举棋不定了。她毅然决然地在第二类组的框框里画上了勾,起身将作文簿交给老师,再绕个路把调查单交给班长,班上同学看了,都不禁交头接耳地谈论起来。

千穗作文的速度,班上同学早已司空见惯,令同学惊愕的是千穗所交的选组调查单。功课好的学生往往被认定是考医学系的最佳人选,然而千穗在班上从来没有对任何一科表现过自己的爱好,加上她的选组单已经拖延好一阵子,带给同学无限的讨论空间。

千穗刚回到座位,坐在隔壁的女同学希灿马上凑过来问:“喂,你选哪一组啊?——”希灿是千穗在班上惟一的朋友,或者说,她是死缠烂打下的感情产物。千穗虽然孤僻,但面对活力奔放的希灿,也只有举白旗投降的份,不得不放松那张酷脸,久而久之,两人便渐渐熟稔起来了。

“二类。”

“喂!想不开啊你?”希灿才听到二类两个字,马上惊叫,“二类读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吧?”

“不就是电机、技工什么的吗?”千穗一副稀松平常的样子。

“知道你还选,你是出了名的电脑白痴耶!不要忘记,你第一次去图书馆打工,还把鼠标拿反了,哈哈哈哈哈……”说起这件丑事,希灿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“喂!那是以前啊!我现在又没有。”千穗瞪了她一眼。

安静了好一会儿,千穗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又呼叫希灿:“唉,对了。希灿我问你喔!离天堂最近的距离,是什么意思啊?”

“离天堂最近的距离?”希灿托了托腮帮子,思考了几秒钟,“你从哪儿听来的?”

“不管啦!快说快说!你知道吗?”